



一本书、一部电影、一条微纪录片、一场行走之旅……

跳出“书”适圈，打开阅读新境

2024年12月14日，在浦东新区的“融书房”，一场“跳出‘书’适圈：《行走的阅读》微纪录片分享会”徐徐展开。《行走的阅读》是浦东图书馆携手域外合作馆，共同启动的跳出“书籍”，“阅读”文化的探索之旅。2024年活动首站选择了敦煌，一个文化与历史的交汇点，在引读人的带领下，到达一个个的文化现场，将一处处文化景观与历史画面、文化思考相结合，通过文化对话、短视频、微纪录片，触达更多的人。新闻晨报“海上星象”以文旅项目也一同参与了这趟敦煌之旅，记录了敦煌的地方风貌与文化，探访了“佛教熊猫”贝叶经，以及敦煌剪纸、敦煌彩塑等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在此次分享会的现场，国家一级导演、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滕俊杰，上海资深媒体人、《行走的阅读》引读人夏磊，上海市政协委员、上海图书馆专业服务中心主任、上海市图书馆行业协会秘书长、研究员葛菁，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李磊，共同对话，从“一本书”、“一首诗”、“一部《敦煌的女儿》”开始，带观众一起跳出“书”适圈，分享他们眼中的敦煌与中国文化，剖析在当下数字时代，如何打开“阅读新境”。

从“书籍”到“行走” 文化阅读无处不在

随着“微纪录片”的片段播放，敦煌的城市影像出现在观众面前，地貌奇观、戈壁大漠、绿洲奇迹……“微纪录片”带着现场观众一起“翻开敦煌的书页”。《行走的阅读》引读人夏磊分享了他与敦煌结缘的故事，他第一次去敦煌是1988年，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，跟随父亲一起走进了敦煌，走进了莫高窟，那时的他还懵懂，但洞窟里的“千手观音”壁画给他小小的心灵留下的深深的印记。后来，夏磊又在美影厂的《九色鹿》中，再次“看见”敦煌；长大后，在邮票里，夏磊又一次“遇见”敦煌，他说：“每个人和敦煌相遇的入口不太一样，可能是一次广播、一部电影，或一次展览，但它们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。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提到除了书本上的阅读之外，要通过脚去丈量、去感受，因为在敦煌还有太多闪着光的人，这些人本身也值得所有人去阅读，这种阅读也变得更丰富。”

李磊教授在现场谈到了在敦煌的“藏经洞”里，也“藏”着很多诗词，它们被任中敏先生收录进了《敦煌歌辞总编》里，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还编过《敦煌曲》的专辑，“这些书和专辑里记录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唐人写的唐

诗，是他们写敦煌的。比如有一首叫长安辞，这样写：“天高地阔难分，中国中天不可论，长安帝德承恩报，万国归朝拜圣君，汉家法令章新，四方取则玉华吟，文章绎络如流水，白马驮经即自临”。这首诗写得多好，就是讲述我们敦煌虽然孤悬在很遥远的地方，但是我们的心是向着首都长安的，在我们敦煌，这里会有很多人驮着商品或者驮着佛经在互相往来，而我们心中是“万国归朝拜圣君”，这其实是王维的“万国衣冠拜冕旒”的一种便捷的写法。这些书和专辑里的很多内容反映了当时生活在敦煌的人的所思所想。”从“书籍”到“行走”，阅读的是文化本身。

从“知识”到“精神” 文化自信根植于心

“行走的阅读”更深的意义是当用双脚去行走、去探索，阅读的不只有文化，更是一种“精神”。滕俊杰导演在现场为观众分享了《敦煌的女儿》电影的拍摄历程，他说，“《敦煌的女儿》是近10年来我关注的非常重要的一部沪语作品，它用“正剧”的方式，‘讲述’了一位伟大的女性，一位伟大的科学家，一位为敦煌学呕心沥血的中国女性，樊锦诗先生，她现在86

岁，依然是敦煌研究院的名誉院长，她代表了历代守护敦煌的中国人，以及他们取得的科研成果，她更代表了一种信仰的力量。”滕俊杰还在现场讲述了樊锦诗先生的几个小故事：“考古学，是她自己的选择，她觉得前辈能够在敦煌做出伟大的事业，她也应该去。一开始实习的时候，樊锦诗先生有些‘水土不服’，一喝当地的地下水，身体就会不舒服，后来只能返回北京，但毕业后，她依然选择了去敦煌，还为此偷偷藏了一封‘书信’，那是她父亲写给北大校长的一封信，希望校长能够照顾她，让她留在北京或上海，但她折起了这封信，藏到了今天。她和家人约定，以三个月为限，如果实在不行，她就回来。结果，这一去，就是60年。”滕俊杰先生说，以常书鸿、段文杰、樊锦诗为代表的一代代敦煌守护人，他们远离物质，远离喧嚣，与风沙为伴，与动物为伴，也与他们的精神信仰为伴。

李磊教授也有同样的感受“我们现在可以骄傲地说敦煌在中国，敦煌学也在中国，因为有这样一代代的历史学者、文物学者、考古学者，还包括音乐学者、美术学者都在去做这个工作；以及像滕老师这样，努力宣传敦煌，挖掘文化精神的人，大家一起守护敦煌，同样守护我们的文化，我相信敦煌不再是我们的‘伤心事’，而成为我们文化自信的根。”谈到守护敦煌文化与非遗文化，葛菁分享道：“提到非遗传承人，上海图书馆在古籍的修复方面，拥有两个非遗传承的项目。我们和敦煌的渊源，来自于上海图书馆年份最早的一份馆藏，也算是我们的镇馆之宝，就是《敦煌遗书》，目前存放于东馆的7楼，就是我们的精品馆藏，我们会定期轮换藏品，如果大家看到这部手抄的经书的话，大概能想象到，当时在洞窟里，有这样的一个僧人或一个书生，他在烛光下，抄写经书的样子，会让人感觉到震撼与感动。这两年，我们从国家图书馆的层面，在做一部古籍的数字化项目，将我们现存的珍贵古籍全部数字化，希望它们可以被更多人‘看见’。”

从“到达”到“触达” 文化生命绵延不绝

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阅人无数。今天在对年轻人讲文化自信，讲中国的未来孩子们肩负的使命是什么？敦煌让我们看到一点不同，那就是它必须是开放的，是包容的，它必须成为一个枢纽，才有生命力。包括我们生活的上海，在这点上它们有一个美妙的联系，敦煌因路而兴，上海因海而兴，它们都是开放和包容的。”夏磊在分享会现场多次呼吁现场的孩子们，“今天的进步是我们要根植中国，放眼世界，融入世界，中国新时代的孩子不能闭门造车，也不能不珍视自己的文化。”

李磊教授接着夏磊的呼吁说：“图像也好，文字也好，它其实是告诉我们敦煌的繁荣，以及敦煌的精神高地，就建立在夏老师所讲的开放包容，这是今天中国人身上所需要必备的一种人文情怀和人文素养。”滕俊杰导演则说“敦煌是一个奇妙的地方。如果你读通了敦煌，它能垫高你的人生；如果你读好了敦煌，它能推着你的灵魂向上走。”随后他半打趣半呼吁道“如果你有一天时间，可以到上海图书馆东馆的7楼去看看《敦煌遗书》；如果你有两个小时的时间，可以去看看《敦煌的女儿》这部电影，会带给你视觉和听觉的一些冲击力，感知敦煌守护人的了不起；如果你抽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可以去看看《行走中的阅读》微纪录片。最后，到敦煌去，实地感受文化的魅力与震撼。”

葛菁回归对“阅读”的理解，表示“未来，图书馆不仅是大家知识的宝库，也能增加社交属性，也希望《行走的阅读》这样的项目可以带大家一起跳出‘书’适圈，打开阅读新境，感受未来阅读。”最后，现场与线上的数万观众，一起观看了《行走的阅读》微纪录片，再一次感受文化绵延千年的生命力。

文 / 晨报记者 雪姝晨美
图 / 主办方供图